

荣格致海明威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亡故，就意味着这块土地的消失。

上世纪80年代一个雾蒙蒙的清晨，离休干部张永成，带着他的子女来到老家白鹤桥村，说：我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这百年间，张家只出两种男人，一种脚踏云彩、游走四方，还有一种就像栽下的一棵树，一辈子留守在这块土地上。无论是游走四方，还是留守土地的男人，都有着固执的个性，就是不会回头。众人便问他：咋会都是固执的人呢？张永成指着树林子里唧唧咕咕叫着的小鸟说：是这种红襟鸟呀，它们泣血啼晨，教会这家族的人勤奋和担负责任。我离家时才9岁，每天只要听到鸟儿的叫声，阿奶就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说允许男人有缺陷，却不能容忍懒惰！所以我走出去后，就没再回过头……

岁月沧桑，短短10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陆自留下男人们万世的艰险和伤痛。这是一个“人上山，要用轱辘车摇上来”的偏僻小山村，住在这儿的人们，世世代代以山岭里贫瘠有限的土地为生，是张氏廿四房的太公张圣朝，首开“洋风”，把药铺开到南洋的马尼拉去了，从此这家族就不得安宁。

主人公张永成这辈子敬了三个军礼，第一次是敬给他祖先的。

光绪年间，张氏廿四房在村子里算是“大户”，“有着百十亩田地，与近千亩的山林”。第三代人秀才爷张友香看中一个叫杨秋英的大脚女人，为把她娶回家，他承诺让她的娘家人能在荒年吃上一口饱饭。然而悲剧发生了，两人婚后的一次大饥荒，秀才娘子娘家的三亲四戚，像蝗虫一般地飞进山里来，乞求张家给一口饭吃。张友香遵循承诺，把亲戚们都留下来，卖田地卖祖屋供他们吃喝。很快，这百十亩田地和部分山林、祖传祠堂，都易姓给了别家。饥荒过后，张家只留下几间旧屋与几亩薄地，连生存都受到威胁。

但张友香是一条不甘屈服的汉子，宁愿自己憋屈着，也不愿违背对妻子娘家人的承诺，拿着祖传治风湿病的一剂药方，舍妻弃子，带着妻舅杨金灿，像他“后来败家而成为疯子”的祖父张圣朝一样，下南洋马尼拉重开药铺。“留守”在家的秀才娘子辛勤劳作，好歹“赎回部分田地，才把这个家给支撑住”。她“天真地指望，日子能这般地活下去”，但是悲剧却在延续，初在南洋发达起来的秀才爷，因“举洋俗，娶番妾”，还“接济革命党人买枪炮”，“没销钱继续接济滩涂妻子的娘家人”，被心地狭窄的杨金灿谋害“命丧异乡”。

眼看这个家族“振兴”无望，刚烈的秀才娘子携“20岁的振宗与18岁的振耀”下南洋，用鸩酒“取了兄弟的性命，夺回药铺”，留下从小渴望“游走四方”的振宗承继经营，自己带着像“栽在山里的树一样”的振耀回乡务农。

漫长的日子，在山林中鸟儿唧唧咕的吟唱声中逝去，皇帝被黜，江山换代，辛勤耕耘的张振耀在母亲的帮助下，又使家业发达起来。为兑现祖先的承诺，让母亲娘家人“在荒年吃上饭”，

■长篇小说

红襟鸟(故事梗概)

他跟共产党人“陈先生”搞“二五减息”闹起农会。出洋的张振宗历经千难万险，继承秀才爷的衣钵，跟随北伐军荣归故里，却因信仰不同，与兄弟争夺“革命果实”而分道扬镳，造成“杀害”亲兄弟的历史惨剧。十几年后为报父仇，侄儿张友发又“动用日本人的力量，除掉事情的大伯”，夺回了祖传的药铺。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张扬“乡村道德”的张氏廿四房家族，在时代大潮“吞噬”中，彻底地败落下来，绝望的秀才娘子，留下为次孙千针万线纳成的一叠布鞋，在亡夫秀才爷“引领”下，爬进南山祖地的“坟廓”。

历史仍在继续演绎，随着一面“八一”军旗猎猎飘扬，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解放了这片土地。转业营长张永成，携着阿奶留下的12双布鞋，立誓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上好日子”，回乡出任镇长（后为财税局长），协助他的老上级县长秦大泉，枪决了“给志愿军生产假药，致使前线死了人”的亲兄弟张永发，收养他的遗孤“小东西”（张建国），又在战友陈乾康（供销社主任）的帮助下，娶了“在晚年床头还放着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姑娘李纹为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张永成们抛家弃小，夜以继日，甚至把提反对意见的陈乾康打成右派，在这块充满着革命精神的土地上劳作，却收效甚微。这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亩，还有着许多不长粮食的盐碱地”。发生在1960年的“大饥荒”，使张永成任党委书记的“幸福公社”全面断粮。尽管他竭尽全力，向原部队首长、“武钢”党委书记尤明“借粮”，组织全公社的青壮年下海“捞寒潮”，由陈乾康到上海“换成粮票赈灾”，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配给粮”拿给孤儿们救急，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还是成片成片地生了“浮肿病”，每天都有“裹着旧席子的尸体抛在路边”。

这时候张永成询问自己：当初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地干革命，究竟意义何在？正当他守在公社内，“放生”为外出逃荒者“证明身份”，饿疯了的人们哄抢了县里统配的种子粮，绝了县委“组织再生产的路路”。旋即，张永成被撤职，在将近两年的“赋闲”中，他变回了“普通人”，与妻子家人和谐相处。但他却异常苦恼，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倒下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得舔好伤口重新站起来。”他以他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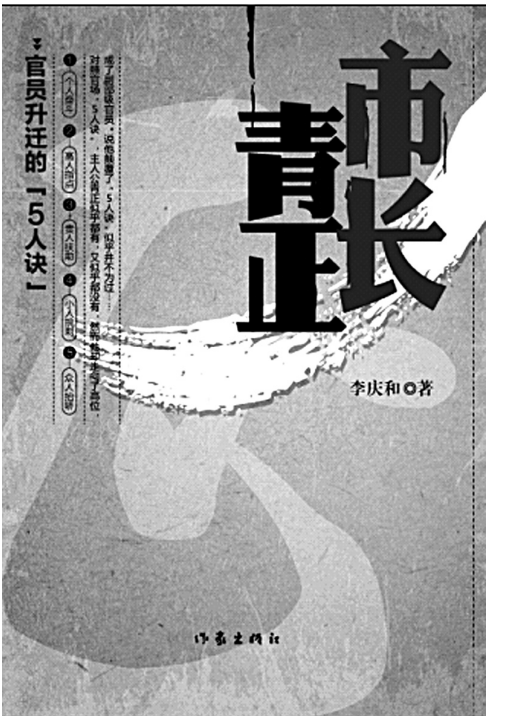
进行“家庭革命”，训练子女成为“革命接班人”，并不断地向县委申诉，要求重返“前线”。

秦大泉终于起用他，由他担任自己任总指挥的“围海建塘指挥部”副总指挥，秦大泉说：“大饥荒时为何饿死人？是这个县人多地少，现在我们要把被海水侵蚀的土地夺回来，改造成能长出粮食的良田。”张永成奉命而行，仍像过去带兵打仗一样，组织千军万马向大海“宣战”。这是一场史无前例、酷烈的“硬仗”，生性固执、做事“不会回头”的他，抛弃一切“杂念”，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甚至把维持全家生存的工资，都“丢进了工程”，引起李纹不满，提出与他“离婚”。在1967年的一次“大潮汛”中，张永成组织护堤保塘，因为秦大泉被“打倒”而断绝“后援”，“丢丢了69条活生生的生命”！

不屈的张永成，“自他走上革命道路始，从不知什么叫败仗”。在“五七”干校里拒绝“改

■长篇小说

市长青正(故事梗概)



一本著作。那么，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不妨作以介绍。作者在《序》里这样写道：人的大脑会分泌出类似咖啡的一种物质，不仅使人产生心情愉快的感觉，还具有防止老化、提高自然治愈力的出色药理功效，尤其是促使大脑产生脑内啡啡，不仅对改善大脑、而且对整个身体都具有效果。就是说，在我们体内有一个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优秀的“制药厂”。而我正充分彻底地利用这个“制药厂”。

人们很早就知道脑内啡啡的存在，但总认为其除了镇痛效果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作作用。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脑内啡啡其实蕴藏着极大的效力。

人在生气发怒的时候，会感觉到精神的紧张兴奋，于是大脑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物质。这是一种荷尔蒙，这种物质具有剧毒，据说其毒性仅次于自然界中的蛇毒。

当然，大脑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极其微量，但



进行“家庭革命”，训练子女成为“革命接班人”，并不断地向县委申诉，要求重返“前线”。

秦大泉终于起用他，由他担任自己任总指挥的“围海建塘指挥部”副总指挥，秦大泉说：“大饥荒时为何饿死人？是这个县人多地少，现在我们要把被海水侵蚀的土地夺回来，改造成能长出粮食的良田。”张永成奉命而行，仍像过去带兵打仗一样，组织千军万马向大海“宣战”。这是一场史无前例、酷烈的“硬仗”，生性固执、做事“不会回头”的他，抛弃一切“杂念”，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甚至把维持全家生存的工资，都“丢进了工程”，引起李纹不满，提出与他“离婚”。在1967年的一次“大潮汛”中，张永成组织护堤保塘，因为秦大泉被“打倒”而断绝“后援”，“丢丢了69条活生生的生命”！

不屈的张永成，“自他走上革命道路始，从不知什么叫败仗”。在“五七”干校里拒绝“改

造”思想，不低头“认罪”。这年冬季，秦大泉被“造反派”打死，他也被打残了。妻子李纹终于理解，什么才是“战士情怀”，召开“家庭会议”，与继子建国和长子启明“合谋”，把他从干校“抢”回来疗伤。她说：“这个家由你们爸支撑着，爸在，这个家存，爸死了，这个家就没有了……”

“复出”后的张永成，任这个县负责农业的副县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6个春天，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否定“围海建塘”工程、提出“开涂兴渔”方案的大，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继子”张建国（时任县长助理）。在事关“农民能否迅速富裕起来”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向固执的张永成“退让”了，迅速办了离休手续，回白鹤桥老家去“伺弄祖先留下的贝母药田”，临走时说：“祖宗大人在天上看着哩，是张家的后代，就得把这片土地折腾出个好日子来！”

离任前，他带继子去滩涂，对着这片冒着盐花的盐碱地，敬了第二个军礼。

岁月仍在向前流淌。离休后的张永成帮助村里修通公路，发展乡村经济。与此同时，建国在滩涂进行的“改革”，开展得风起云涌，在秦大泉的女儿宋英（农业银行副行长）与离休干部的陈乾康指导下，与农（渔）民合股建立“渔业供销公司”，对外进行商贸活动，迅速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但这时，与他一起在内蒙古“支边”的旧恋人陈小燕归来，带回他“尚不知情的、由战友吉奎什抚养的10岁的儿子”张继红。曾是陈小燕同学的堂弟张启明，已从部队转业在市铸建厂工作，这时仍“单恋”着昔日的“校花”。兄弟俩为“这事儿”，引起人情与道德上的“纠结”。张永成与李纹知情后迅速“出击”，留下继红安置入学，“说服”继子舍弃成功的事业和新恋人宋英，与陈小燕“复合”，赴内蒙帮助牧民共同富裕，奔“社会主义小康村”。张永成说：“做官与做人一样，人品即官品。有恩不报非君子，张家不能出‘现代陈世美’！”

“失落”的张启明，认为父母“偏心”于堂兄，在企业“转制”后下岗开鱼档，渴望得到父亲“庇护”，却得到断然拒绝，“赌气”离家出走，与被银行除名的杨汝奎一起，南下深圳“淘金”，立誓要闯出一番新天地来。两人在“经营”中分分合合，经历千辛万苦，心气高傲的张启明，终于在“陪泳女”梅子协助下，掘到“人

生第一桶金”。杨汝奎为“利益相争”，雇人驾车撞伤张启明，使他“变成一无所有、坐在轮椅上，离不开梅子照顾的残疾人”。

为帮助白鹤桥村发展经济，张永成让支书张岩峰“设套”，请来“名校毕业，猫在家里当宅男”的小儿子张启东，办起村级塑料厂。为“把他的心长期拴在村里”，张岩峰“唆使”外甥女刘霞将其“引诱”上床，造成“既成事实的婚姻”，引起张启东的反抗而出走，村办厂也因此只能勉强维持着。

故事在张永成72岁时峰回路转，“生性与父亲同样固执、渴望成功却各自为政”的张家三兄弟，在张启明为铸造厂“下岗工人”利益，与德商恆气“杀”回海城“负债经营搞房地产”时，涉及到副市长陈铁军的“腐败案”与“扰乱市场秩序案”。这时张建国已因肝病不适合留在草原工作，调回海城担任副检察长，面对着这桩“由几千市民参与集资、跨国的金融大案”，他询问继父怎么办？张永成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明确回答：“共产党搞改革，要的是公平竞争，如果法律尚能徇私，改革又有什么希望？”要他勿念亲情，秉公断案。随着案情深入，张建国痛苦地获知旧恋人宋英涉案，在人情与法律的选择中，他坚持党性，“果断”地将二人收捕入狱，自己却猝死在“办案”中。次子启东因回村“开发”，动用启明公司的“资金”，舍弃女儿“小芭比”神秘失踪。

住进医院的张永成，在经受“失子之痛”后，一下子变得衰老了，但他仍然是个“战士”，决定“打赢人生的最后一仗”，在病榻前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儿媳陈小燕从内蒙古回来“当家”，在梅子协助下“举家还债”，归还市民的“巨额集资款”。说：“我张家输钱不能输理，就是砸钱卖铁，没隔夜粮，也要把‘龟儿子’欠下的债务还清，不能让老百姓指着政府的‘红牌牌’，骂我共产党不仁义！”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年迈的张永成与李纹居住在城里，帮助儿媳引导公司走出困境。“失踪”多年的张启东，携资返村，实现自己的“承诺”，招商引资，使这个闭塞的小山村迅速与山下“接轨”，建成“社会主义小康村”。

10年后，宋英与张启明先后出狱，陈小燕在接启明的路上，惨遭车祸身亡，世纪之星公司经历过“世纪阵痛”，还清债务后“蜕变成蝶”。由启东经营的“东方硅谷”，已使白鹤桥村成为当地“首富”，张氏廿四房的第七代儿张继红、张继根也成长起来，参与世界上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程。在红襟鸟们唧唧咕唧唧咕的吟唱声中，这世界由于人们的勤奋劳作，坚持不懈，终于慢慢地改变了模样……

这时张永成已是87岁高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挣扎着坐起来，向子女、孙辈以及前来参与投资的侄儿、外商乔治·张（杨汝奎）、宋英等人，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了最后的一个军礼，说：“这军礼，我敬给你们后人了……”

（《红襟鸟》，车弓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持不住了；面对美女的诱惑，他心旌摇曳……也许是脑内啡啡在起作用，也许真的是他心灰意冷了，也许他全然忘记了当初来凤凰市赴任时的使命，总之，他已悄然步入“情妇门”而不自知……

时事难料，正在青正眼看已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省委换届开始了，新的一级省委领导班子已初露端倪。紧接着，凤凰市的班子也开始被大面积调整，青正、王勤迎来了转机……两个从省城下派的干部从“百花丛”中勇敢地走了出来，并履行了初上任时组织赋予的使命，终于在艰难曲折中战胜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把此时已升任市委书记的龙居石彻底拉下马来——上级组织明察秋毫，为支持青正、王勤等人的反腐行为，对龙居石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为青正彻底查清龙居石的问题扫清障碍。青正等人通过彻底查清凤凰市信访案子，连带拔出了已是省政协副主席的龙居石的种种违法违纪事实，特别是指证他身为高级领导干部身陷“情妇门”——包养情妇达11个之多，被送上法庭的时候，龙居石竟然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声称自己无罪。

龙居石说：“什么‘情妇门’？我破坏家庭了吗？没有！我因和女子交往违法违纪了吗？没有！我贪污受贿了吗？没有！我只是过了一个普通人没有悟到、而我已经悟到并付诸实践的一个身在官场中的人的自我调节身心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罢了——普通老百姓都准许过的正常生活，难道身为官员就不需要过了吗？你们就是要把像我这样身居官位而长期无所事事坐冷板凳的人，从精神上打入另册，还要我装得像个正常人的样子在众人面前晃悠，这可能吗？难道让我在非我主观所能左右的官场失意中抑郁中等死不成？在官场中站错队、被划错线，难道是我个人的错吗？试问哪个领导干部能够靠自己人为努力脱离这种‘以人划线’的窠臼？人在失意的时候，寻求精神解脱以自保存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追求，试问哪一个人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官场失意的人难道不是人？什么‘情妇门’？真是笑话，像我这样的人，早已穿越了‘情妇门’！——情妇门，情妇门！既然是‘门’，那么就意味着可以进入，你们这些身在官场没有失意过的人其实骨子里早就想进去，只是迫于清规戒律、没有胆量，一辈子站在门口徘徊罢了！”

面对龙居石这样的政界“老手”，青正毫不气馁，信念执著，发誓要在自己任上把龙居石这样的贪官彻底拉下马来！面对政坛的波诡云谲，面对凤凰市政界出现的“小人得势”的猖狂，面对青正、王勤等人在不知不觉中重蹈龙居石之流为官的覆辙，上级组织明察秋毫，断然决定让青正离职进京学习一年，从而使他远离了凤凰市这个伤心之地。一年后，青正再度走马上任。他绵里藏针，如履薄冰，处处小心，背负“黑锅”苦熬应对，终于否极泰来，冲破“情妇门”，将一个贪官彻底拉下马，圆满完成了上级组织赋予的使命，他自己也走向了仕途的辉煌，升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市长青正》，李庆和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